

爷爷奶奶的慢时光

□墨凝

爷爷奶奶就像一张岁月的黑白底片,在我的记忆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。

爷爷奶奶是很小的时候,跟随长辈从北京西北一个叫勃得呢的地方沿民到东北的。勃得呢是满族人的群居地,往上数我太爷那辈是满族镶蓝旗的王爷。这些都是我爷爷讲的。怪不得怎么看都不觉得我爷爷有范呢。先不说爷爷夏季里白衬衫一尘不染,干净利索,也不说冬季爷爷不咳嗽也不喘,腰不弯眼不花,单说爷爷那一手毛笔字,在乡村是少见的。爷爷的毛笔字锋芒而内敛,透着倔强与圆润。每到新年,屋里屋外的门框上,都会粘贴爷爷用毛笔写的对联,爷爷写的对联全家人都看着舒服。有人在对联上用鼻子闻了闻,一副陶醉的样子。有人问,啥味道?不只是墨笔的味道,那啥味道?情亲的味道。

坐在炕头守着泥火盆,叼着大烟袋的奶奶说,啥味道也没有饺子味道香。爷爷一听就不乐意了,你瞧啥,做饭去!奶奶又抽了几口大烟袋,抬头瞟了眼挂在西墙上那口“553”牌古老的的大挂钟,然后在火盆边沿上磕着黄铜烟袋锅里的烟灰,没烧尽的“蛤蟆头”叶子烟的碎末也被磕进了火盆,一股呛人的烟味儿直往人的嗓子眼里钻。奶奶拾掇好大烟袋放在窗台上,又瞟了眼西墙上的大挂钟,感觉时间差不多了,才把一双小脚从火盆旁挪到炕沿边,嘴里嘟囔着,这一天的,少年吃一顿都不行。然后下地,穿上棉鞋到外屋去做饭。

做好了饭,奶奶头上包了块旧毛巾,把火盆端到外屋炕坑旁,把火盆里的灰烬倒在灶旁的灰堆上,用小铁锹把灶膛里的火铲出来,装进火盆,再用小铁锹压实了(在乡村这过程叫扒火)。这时奶奶不用出声,爷爷就会从里屋走到外屋,把沉甸甸的火盆端到炕上,然后在火盆里煨上一壶散白酒。爷爷每顿饭都要喝上一壶酒,爷爷的酒盅和酒壶都是白瓷的,酒

壶能装二两半,酒盅装一两多。爷爷喝酒,奶奶用筷子给爷爷夹菜,听不见两人说一句话。

在我的印象里,奶奶对爷爷没有任何称呼,连一声“哎”或者“那个谁”也没有喊过。爷爷的一个动作,一声叹息,一缕微笑,一个眼神……奶奶就能马上领会爷爷的心思。只有爷爷时常喊奶奶“娜达厨”,就像喊一个洋味十足的名字。后来我才知道,“娜达厨”的准确发音是“那个大厨”!爷爷在说这四个字时,语速和味道,怎么听都是含着情感的三个字“娜大厨”,而不是生硬别扭的四个字“那个大厨”。

奶奶虽然和爷爷话少,可和村里的女人们却有说不完的话。冬闲时节,奶奶家来串门的妇女们,围着火盆坐了一圈。奶奶叼着两只长的大烟袋,让那些妇女看烟袋上的烟嘴儿,玉的,祖传的,都传好几代了,奶奶说,叼着不伤牙齿,又柔润又凉快。于是那些妇女便把奶奶的长烟袋传过来传过去,有的只是摸摸,有的叼着烟嘴儿抽上两口,有的问值老子钱了嘴了……

奶奶最爱讲以前的事儿,奶奶讲,以前鬼子和土匪一样祸害人,他们一来,大姑娘小媳妇们都往村外柳条通里钻,那时村外的柳条通没边没沿的,哪像现在都翻成了平地……跑不及的,就往脸上抹锅底灰,咋埋汰咋祸害自己……有一年冬天,鬼子进村了……奶奶抽了几口大烟袋停了一下又讲,我坐着马拉的雪爬犁,一口气跑出几十里。

谁赶马爬犁呀?有人问。奶奶就用大烟袋指了指窗外扫雪的爷爷,眼角眉梢透着不易察觉的喜悦,吧嗒吧嗒抽着大烟袋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秋天,奶奶去厢房(仓库)收拾东西,码在仓库里的一垛土坯忽然倒了下来,奶奶被砸在了土坯下,等爷爷闻声赶来把奶奶

救出来,奶奶的半拉身子从此就不好使了。

此时我已经结婚,和奶奶住前前后街。走出后院门,有时就能看见奶奶拄着木棍吃力地走在村路上。奶奶看见我,讪讪地和我说话,似乎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,然后继续往前走。不久奶奶就瘫痪在炕上,再也不能下地了。

从没做过饭的爷爷,学会了做饭,炒菜……冬天,爷爷做完饭,用奶奶用过的小铁锹,扒一火盆火,压实在了,然后把冒着缕缕青烟的火盆端在奶奶面前。奶奶看着一脸汗水,一头灰尘的爷爷,抹着泪说,这时间过得可真慢啊。爷爷仰起脸,嘿嘿笑着说,慢点好慢点好,娜达厨,你还想吃点啥,跟我说。奶奶说,别光惦记我,你的酒还没热呢……现在好了,调了个个儿,你成了“那个大厨”。说着奶奶就笑,笑着看着奶奶的眼睛里就笑出了眼泪。

转年的一个秋夜,爷爷顶着星光在五河岸边用镰刀割下一捆柳条,坐在屋中央编柳筐,奶奶坐起来,背靠窗台看爷爷编柳筐。每年冬天,爷爷都要编一些大大小小的柳筐,散给亲戚们,抱柴禾、装土豆、扒苞米、装干菜……都用得着这些柳筐。

奶奶没病的时候,秋天会在院子里用黄土和一堆黄泥,然后用黄泥制作手工火盆。奶奶做的泥火盆,外表都用玻璃瓶子擦过,不但锃明瓦亮,而且抗摔打,不裂璺。火盆做好了,阳光下摆成一排排,往往还没晒干,就被村里的妇女当成稀罕物一个个抱走了……如今奶奶不能做泥火盆了,只能坐在炕上看着爷爷在屋中央编柳筐,心里就有些急躁。奶奶说,今儿个初几啦,这日子咋这么慢呢?

爷爷应着,慢点好慢点好……你渴不?

这时,一缕月光照进来,从奶奶银白的发丝上,慢慢移到爷爷古铜色的脸上。时光在爷爷的手中

一缕月光照进来,从奶奶银白的发丝上,慢慢移到爷爷古铜色的脸上。时光在爷爷的手中编织着,在奶奶的眼中慢慢流逝着。

又过了一会儿,奶奶说,白天伺候我这个不中用的,晚上还要编这些东西,唉……奶奶一声叹息。爷爷仰起脸嘿黑笑了两声,娜达厨,你先睡,这个小筐就差收口了,编完我也睡。

奶奶睡不着,依旧背靠窗台看着爷爷编柳筐。奶奶发现她的病改变了爷爷的性格,爷爷不但对她一说话就先嘿嘿笑,而且在奶奶看来一个男人,特别是像爷爷这样的男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,爷爷全做到了。以前爷爷吃过饭,撂下饭碗就什么也不管了,走上街溜达一圈,消消食儿……而现在爷爷整天围着锅台转,洗衣、做饭、刷碗、熬汤药、喂鸡、喂鸭……给奶奶擦洗身子,端屎端尿。奶奶不忍拖累爷爷,就嫌时间太慢,她要快点走完最后的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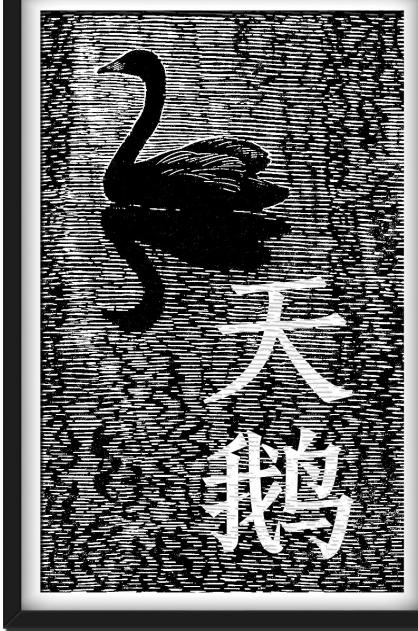
爷爷总说慢点好慢点好,他舍不得奶奶走。

奶奶在炕上一躺就是几年,奶奶感到白天越来越长,夜晚越来越长,那段时光是奶奶过得最慢的时光。

那年冬天奶奶无声地走了。奶奶走后,爷爷总是打瞌睡,坐在屋檐下打瞌睡,坐在板凳上打瞌睡,烧火做饭也打瞌睡……

奶奶走后的第21天,爷爷忽然倒在了地上。四轮车拉着不省人事的爷爷,走出村不到三里路,自动熄火了。再一摸爷爷,已经没了呼吸。一个护送爷爷的长辈含泪一声长叹:这老爷子啊,死了也不想给大家添一点麻烦!爷爷出殡那天,一个村子都哭了,一个村子的父老乡亲都来送爷爷。

爷爷走后,奶奶家屋内房梁上还挂着爷爷编织的小柳筐,小柳筐里装着奶奶从前剪的鞋样,针头线脑……小柳筐偶尔会悠悠地晃动起来,像是在回味爷爷奶奶生活在屋子里的那段慢时光……

生活
速写

把俺家办成旅游点

□庞壮国

美闻

突然想起一个题目,《把俺家办成旅游点》。

在中国凡是好玩的地方差不多都是围一个围墙,收门票。门里再整点参观项目、娱乐项目、互动项目、文化项目、吃喝项目。

我家也好玩啊。虽然来我家玩的人不能成百上千,一天里四五个总有了。而且基本上一年里不断溜。喝俺家水俺家还搭上茶叶。费俺家电俺家从来不收电费。脚底摩擦俺家地面俺家还得天天拿塑料地板滚子擦地。心疼啊,长此以往,家将不家。

我决定把俺家办成旅游点。到处的旅游点给咱树立榜样,收门票,动不动一百八一百六的,一个小村屯围墙围起来,大门口横一个木头杆子,谁想进村,买票,要钱。

俺家不能黑。门票每个人十元得了,给五元三元也行,不能算公开价,算友情折扣。

参观项目吗,设计在厨房里泡上一小盆木耳,看一看水泡木耳还不行吗。参观者可以搅动搅动,盆里水一旋转,黑木耳就能够想象成小小黑天鹅,还跳着水上芭蕾呢。还可以考虑事先买一捆芹菜韭菜香菜,参观者动手剥,蹲下来摘香菜摘韭菜摘芹菜也不掉价。

娱乐项目呢,让小狗球球跟来客要钱,挠一挠小狗肚皮,平时哪家狗哪个狗让你随便挠呢,咬你手指头算是轻的。

互动项目可以考虑请来客把脸靠近鱼缸,你看了金鱼,金鱼大眼珠子也看你,多么互动啊。

旅游点也得要文化。俺家一面墙的大书柜,里头的书来客随便翻。我自己出版过的诗集散文集随笔集划拉划拉九本呢。《望月的狐》《庞壮国诗选》《听猎人说》《庞壮国随笔集》《心大》《划狼》《古道》《红手镯》《梦着梦着》。我媳妇张小兰也出过书,《三十八岁的爱情》《把月亮放进来》。我参与编辑过的书,我媳妇参与编辑的书,《诗兄弟》《随笔部落》《四十二客博文》《大庆文艺精品丛书·散文随笔卷》。

当然啦,我家旅游点来客不是奔着文化来的,是奔着麻将桌酒桌。这方面我得慢慢引导吧。反正,旅游点就这么定了,先试营业,肯定会产生疙疙瘩瘩的问题,一边运营一边整改吧。

吃喝项目暂时空缺。因为是在家跟前小饭店点菜送菜呢,还是自己准备好五花肉、鸡爪子、羊肉片、带鱼块,让来客亲自下厨,展示厨艺呢,得经过主人家与玩家相互沟通相互碰撞相互吵嘴,最后达成共识,方好施而行之。要害是,钱,谁给拿。

其中最为闹心的是门票问题。搞旅游业的习惯打法,就是把好山好水大墓大祠拿围墙围住,收门票。一片美丽森林收门票,一泓清湖水收门票,一个小村庄收门票,咱就不说啥了,说啥也没用。一个家也收门票,有点把门票情结给整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我本来对收门票现象早就愤愤不平,自己家还这么不正经不自觉不清醒,于心不忍啊。

不收门票,那我提内损失堤外补的梦想就等于空想。唉,弄了半天,实质上玩了一千字的游戏。游戏也没啥害处,我游戏了,让憋闷心底的糊住小心眼的酸唧唧情绪得到了燃烧,电脑键子敲响最后一个句号,我立刻心静如水。



记忆中的暖与亮

□刘宏

破阵子·脱贫

□张翔

千百流年幻梦,
历朝欲治贫穷。
人祸天灾劳作苦,
破五财神喜乐迎。
焚香心不平。

当代扶贫精准,
雪中炭送真情。
翻建新居裁柏柳,
绿染温棚扫乱蝶。
华年济众生。



《输送光明》版画 120×80 姜雪

每逢重大节日,人们都挂起象征团圆与美好的红彤彤的灯笼,营造喜庆气氛。自古以来,灯笼不仅是增添喜庆气氛的载体,业已成为中国人寄托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憧憬。移居省城多年,每当看到街道上高悬的大红灯笼,我就不禁想起儿时在农场连队自制纸灯笼的情景,勾起久远而温暖的记忆。

地处东北边陲的北大荒,早年交通闭塞,商品匮乏,想买只灯笼很难,商店、小卖部连块糖都很少见,哪有灯笼卖。咋整?自己动手做呗。大人们懒得伸手,顶多动动嘴,动手操作的都是我们小孩。进了腊月,开始就地取材做冰灯笼,用维得罗(一种V型水桶)装满水放在外面冻,冻好后拎回屋里缓一会儿,再整个倒出来,一个冰灯笼就基本制成了。看着简单吧,其实冻的火候很不好掌握,冻小劲了,周围的冰壁太薄容易掉碎,冻大劲了,就冻死心了,变成了冰坨,放不进蜡烛。第一次作冰灯笼,我因为睡过了头,没有在夜里10点前将冻在外面维得罗里的水倒掉,结果差点冻死心,只能勉强放进一支小蜡烛。点上蜡烛后,我想在邻居面前显摆显摆,就连夜和弟弟抬着冰灯笼要去连队街上走一圈,展示一下,毕竟是自己的处女作嘛。哪知快冻死心的冰灯太重,路也太滑,没走几步我们哥俩摔个仰八叉,冰灯哗啦一声碎成了好几块。所以说,那时候要制作一盏大而适中,通心明亮的冰灯笼,并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
看着明亮的冰灯笼,我想,如果用有颜色的水制作一个冰灯笼该什么样子呢?一定比千篇一律的白色好看多了。上哪去弄染料呢?我盯上了老师讲台上的钢笔水,让我惊喜的是,讲台上不但有瓶蓝钢笔水,还有一瓶红钢笔水,于是我趁老师不注意都揣进书包里,回到家连夜做起了彩色冰灯笼。但老师很快找到家里来了。我的父亲很愤怒,操起烧火棍冲

出屋门,他并没有打我,而是将门口雪堆上盛着一蓝一红颜色凉水的两个维得罗,一脚一个都踢倒了,我眼睁睁看着带着冰碴的鲜艳的凉水,顷刻间渗入雪堆里,制作彩色冰灯笼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。

其实,与制作冰灯笼相比,我更喜欢制作纸灯笼。冰灯笼看着玲珑剔透很好看,却不易挪动,而怕热,只能放在屋外。纸灯笼就没有这些缺点,但制作纸灯笼的工序相对复杂些,正因如此,也更充满乐趣和成就感。纸灯笼骨架需细长直溜的将秆(高粱秆顶端的一节)或柳条数根,农场是国营单位,那些年,只能按照上级计划和要求种植三大作物,也就是大豆、玉米和小麦,高粱、谷子等杂粮农场是不种的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没有材料咋整?没办法,偷呗!农场不种高粱,周边村屯却没少种。冬日里,村屯的场院堆着如山的高粱垛。趁着夜色,我和三五个伙伴腰缠麻绳跨别镰刀,在满是积雪的田野里穿行两公里,潜入离连队最近的村屯场院,一人望风,其余人把码好的高粱秸一捆捆拉出来,再将一根根高粱顶端那节用镰刀砍下。正常应该是撅下来,但直接砍比较快,毕竟是偷嘛,从容不得,先草草地挑巴挑巴回家再说吧。

将秆来之不易,不能轻易浪费,需要计划着用。将秆和柳条两种材料的制作方法和工序基本相同,只是用将秆做骨架要用竹签固定,用柳条做需用细铁丝固定,要用钳子拧,比较麻烦。那时,纸灯笼大致有两种造型,长方形和菱形。做长方形的直来直去比较简单,而菱形就复杂很多,但也好看一些。先量好尺寸用铅笔刀在将秆直径二分之一处划两个豁口(注意,将秆表面滑且硬,容易割手),再折成150度左右的角度固定好,这样折好的将秆一般有4根就够,然后将它们呈对角用将秆链接起来,一个南瓜大小的菱形纸灯笼就成形了。糊灯笼必须用牛皮纸,普通白纸和红纸不行,糊的时候还可以,一刷豆油就软塌。别看牛皮纸又厚又笨,刷上豆油晾干后,点燃蜡烛,金黄灿烂,透光无比。底部需单独做,便于固定蜡烛和点蜡烛,再将糊好刷上油的纸灯笼,扣在底座上固定好就完工,系上一根绳用木棍挑着,就可以遛街走了,有明亮的灯笼照着,想上哪上哪。当然,走得不能太急,若火苗一歪,整个纸灯笼就变成大火球了。

外面冰天雪地,我在屋里干得热火朝天,废寝忘食。冬日寂寞时光在我灵动的手手中答答地溜走了。我最辉煌的时候拥有8个纸灯笼。年前,父亲早早地把它们并排挂在屋檐下,远远望去,金光灿灿一溜,很是壮观。想着它们个个出自自我手,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记得那年我突发奇想,用红纸画上牛羊狗、鸡鸭鹅,再用剪刀剪下来,贴在纸灯笼上,单调的灯笼顿时焕发奇光异彩。要知道,那可是全连队独一份的彩色灯笼。面对人们羡慕的目光,我得意地忘了冬日的寒冷,天一黑就拎着纸灯笼,巡逻一般遛街走,乐此不疲。可惜没过三天,整个连队夜里都能看到这样的彩色灯笼了,为此,我郁闷了好几天。

时光荏苒,不知不觉几十年过去了,然而儿时的那段美好时光依然恍如昨日,难以忘怀。

如今,不少店家在门楣上挂起了红灯笼,这种一个机械模子制造出来的塑料灯笼,远没有我少时自制的灯笼富有味道和情趣。这日,恰逢周末,不禁技痒,想推去所有琐事俗务,利用周末休息时间扎一盏纸灯笼,重温一下久违了的儿时情趣,但望着窗外楼下水马龙的大街,着实犯了难,上哪去弄将秆或者柳条呢?即使有了将秆或柳条,如今已过半百的我还能找回儿时那种乐趣吗?

曾经的工作室,曾经的器窑,曾经满目的釉彩,不知何时再见,能够常在眼前的,只有书斋里藏下的水墨瓷韵。

曾经的新彩堆釉《荷韵》新器型瓷盘,在第七届中国·龙江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获银奖,这件作品兰灰色堆釉处理的流动恰到好处,堆釉色彩鲜活明快,烧制肌理自然天成,艺术效果绚丽多姿;另一件新器型《红莲沉醉》飞碟形扁瓶,在首届龙江工艺美术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中获银奖,作品中以青花色彩挥写荷叶,用新彩画回眸水鸟,红莲荷花绽放,呈现出清幽淡雅的意境,形成了艺术形式和表现技法的高度统一,浑然朦胧中显示整体力度的超脱境界,简约中呈现出的清雅诗韵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造型语言、形式的完美和华丽的釉色表层效果,着意追求作品更多体现形神兼备、诗韵寄情的意味,作品风格形成简约、醇厚、素雅的韵味。2017年新作的《青中别有韵》在黑龙江省“一带一路”民间工艺精品展上荣获金奖。

艺术创作是件“苦差事”。如何苦中作乐,一起画瓷的当地“哥们”给出了极佳的答案和去处。

景德镇的展馆林林总总,而参观走访景德镇各种瓷器展览馆是最好的学习去处。位于景德镇市中心的国贸展厅,是瓷器艺术品展示集中地。步入大厅,分布着上百家瓷器艺术品展厅,琳琅满目、光彩照人,陈列着景德镇数以百计工艺美术大师的陶瓷作品。四季风景、花鸟、人物、山水、题材丰富;青花、釉里红、釉上五彩、釉下新彩,色彩缤纷;更有各种各样仿元明青花瓷器,釉彩绚丽,目不暇接。

在吕立纯的瓷都印象里,时景时新,最赋予瓷都活力的是新一代的创新魅力。每周六大学生创业基地跳蚤市场就是时代的缩影,无论是画家,还是游客,都热衷于此。位于景德镇市珠山区东南角的旧货市场,早些时候,也是烧制瓷器的旧厂房,后来淘汰后,改作商铺,渐渐形成如今的样貌。

在拉坯车间,见三四个青年拉坯技工,正紧张地揉捏着一块块灰褐色的泥巴,随着拉坯机的旋转,在娴熟的手法下,各种器型的陶瓷坯体制作完成。